

記錄服裝設計師的內心世界

去年二月的巴黎時裝週，中國服裝設計師馬可舉行了個人品牌“無用（WUYONG）”的發佈會。同時，2006 年以《三峽好人》榮獲威尼斯金獅獎的中國導演賈樟柯，在巴黎開始了紀錄片《無用》的拍攝，主角就是馬可和她的衣服。我們在廣州的拍攝現場採訪了他們。

在導演賈樟柯的眼裡，馬可的頭銜絕對應該是“現代藝術家”，而非“服裝設計師”那麼簡單。時隔將近一年，他仍然非常興奮地談起在巴黎拍攝馬可“無用”發佈會時的情景。“她所做的已經超出了簡單的服裝展示的範疇，她的整個秀是一個非常有挑戰性的，反潮流的裝置藝術或者說行為藝術。在秀場裡其實原本有很多權利的東西，比如哪個座位是誰的，誰和誰打招呼而不理會誰等等。當音樂響起，現場安靜下來，大幕被放下的那一刻，所有的東西都被消解了——你必須走下去去看每一件衣服，這種展覽方式的改變就很震撼人心。她當時有些特別天才的創意，比如發佈會結束後在巴黎 Joyce 的畫廊佈置“無用”服裝展覽的時候，因為展廳的地上都放著土，衣服都拖到了土裡，她居然就跑到附近的花卉市場買了很多種子，在開幕時撒到土裡。十幾天後我再去拍攝時，小草已經長出來了。”

“無論是電影還是時裝，所有藝術的最終意義是殊途同歸的。”

賈樟柯一直有計劃拍攝三部記錄中國當代藝術家的紀錄片，第一部關於畫家劉小東的《東》已經完成，服裝設計師馬可是進入他鏡頭的第二位藝術家。他對於不同領域的跨界合作非常贊同：“拍攝《無用》的過程中我感到自己的世界被打開了，我以前並不太瞭解所謂時尚或者時裝設計，以我的成長時代和教育背景來說，我對時尚完全沒有認識，知道幾個名字而已，全然不成系統，甚至可能還會覺得時尚是淺薄的，和我沒關係。但是，《無用》讓我開始去瞭解時尚，去尊重那些擁有獨特思想的設計師。我認為跨界的合作應該更多一些，每個人的教育，出身，專業都有自身的局限，留戀於那個局限是不對的，不應該封閉在自己的小圈子裡。各個領域都有很多有趣的事情，藝術是豐富多彩的。跨界合作，吸收其他的東西和藝術家的堅持沒有關係，現在有一些藝術家太以自我為中心了，覺得自己的知識結構是最好的，排斥其他的東西。”

在賈樟柯看來，無論是電影還是時裝抑或其他藝術，都有相通之處。“其實，法國新浪潮反叛人物的造型和當時在歐洲盛行的美國做派，美國商品文化有直接的聯繫，藝術是時尚產品很多時候都傳播著當代的生活觀念和態度。以前覺得時尚沒有思想內涵，就是些好看的衣服。然而事實上，衣服裡面有每個設計師對生活的態度，比如馬可的設計就有很多女權主義的觀念在裡面。女性是什麼，女性應該是什麼樣子，這些是她做設計的一個背景觀念。她設計的衣服不是穿來取悅別人的，是穿給自己的。就像我在電影裡表現的那些女性形象，有一種‘我不需要用女性的姿態來讓你們喜歡我，我就是我’的精神。

在這裡，突然電影和時尚就通到一起了，這是通過服裝的形式來表達這種觀點更容易被大眾接受。”

《無用》拍攝到最後，我發現其實我和馬可做的是同樣的事情，只不過運用的媒體不同而已。每門藝術都有對這門藝術本體的一些理解，比如做電影要理解影像和聲音，馬可對於服裝就有她自己很長時間以來建立起來的獨特理解，她的表述能力特別強，她的設計理念非常清晰，她想要通過服裝傳達出的對人，對社會，對這個時代的思考。她是一個做設計，做藝術都不是為了追逐金錢和名利的典型，她超越了這些東西。世俗需要的成功，她的商業品牌‘例外’都給了她，但是她沒有滿足。我打心眼裡認為她的身份絕不局限於是一個服裝設計師。”

“衣服是情感的傳遞和表達，時尚是不重要的。”

馬可的“無用”系列在巴黎時裝週發佈後，早就引發了關於是藝術展還是時裝秀的爭論，而“無用”系列的設計也與一般意義的華麗，性感這類字眼毫無關係，她啟用了大量業餘模特，甚至有蓬皮杜藝術館前廣場上的流浪藝人，他們臉上的化妝品也不是眼影口紅或者亮片，而是如泥土般塗抹開的，充滿土地氣息的特殊材料。

馬可並不介意外界對她的設計的種種評價，她說：“設計從深層次來講直接體現的是一個人的價值觀，當然前提是這個創作人是在很真實的呈現自己的想法。其實，從2000年以後我就一直有想法要做類似‘無用’這種概念的東西，來表達我對自然，人類和時間的關係的思考。比如中國以前有一種人叫‘手藝人’，他們用手去勞作，創作，把心裡的想法用手工的方式表現出來。又比如‘慈母手中線，遊子身上衣’，通過‘手工’傳遞的情感在這個快速發展的年代是被忽略的，‘時間’的價值也是被忽略的，我們在拼命地拋棄一路走過來的痕跡，城市裡什麼都是嶄新的。我認為，衣服就是皮膚之外，跟皮膚最親近的一層東西，它的價值在於情感的傳遞和表達，在這個意義上，所謂的流行，時尚都是不重要的。”

賈樟柯對馬可在“無用”系列中強調的“手工”，“時間”和“情感”非常認同。“馬可講，消費時代最大的特徵是你可以扔，你不知道生產者是誰，只要有錢或者厭倦了就可以把一件東西扔掉。她的這些思考，都是我以前沒有想過的。這些想法逐漸說明我形成了影片的結構。”

紀錄片《無用》的結構有三個部分：山西，巴黎，廣東。“馬可一直強調手工，強調衣服傳遞感情的作用，除了在巴黎時裝週期間的拍攝，我還到山西礦區殘留的小裁縫作坊裡拍攝，後來又到例外公司在廣州的工廠流水加工車間進行了拍攝。其實，她的‘無用’是主張反消費的。”

那麼這種反消費的態度是否和馬可所擔任的“例外”這個商業品牌設計總監的身份不符呢？她的回答很坦率也很像一個藝術家：“我的確不鼓勵人們買太多衣服，哪怕是‘例外’，生活裡還有很多其他重要的東西。”

那麼真正的藝術在馬可的眼裡是什麼呢？“我認為藝術的判斷沒有行業的區分，並不是在博物館裡，雙年展上展示的才叫藝術。藝術是一個很廣泛的概念，在懂得欣賞的人眼前，它無處不在。太多東西是

我們視而不見，而不是不存在。在我心目中絕大多數的藝術家甚至沒有名字，他們不是那些偉大的藝術巨匠。當我在鄉間旅行時，我經常看見在空曠的天地之間的一大片田野裡，有一些農民在勞作，他們的人影是那麼的小，但是我覺得他們就是田野的藝術家，是非常高尚的人。他們唯一依賴的是自己的雙手，生活得非常誠實也非常真實。在西藏，我曾經看見農民們在大樹邊垛柴堆，把砍下來的柴火一捆捆地碼起來，可以和任何一件前衛的藝術媲美。”